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貳拾叁年六月三日（星期日）

第叁玖玖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崇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廣告價目　本報銷場普遍，如登廣告，收效必宏，在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大廣告及大字另登

智育影院　六月三日起演　三個摩登女性

大光明　六月二日起演　飛船

民衆影院　六月二日起演　黑蝙蝠

介紹　玲瓏劇報　行將出版

新詞叢本

會鑄成　治婦女的乾病與衆不同，係用外治法，四天經水即通，遇危之症，均可短期痊愈，確有驚人之醫術，眞算得乾病中之救星，地址南門金街九十一號診館　公孫長子介紹

笑笑笑

和合拍賣行　介紹購買抵當田房的特點：一、沒有畫押畫字費，二、沒有移神出火費，三、沒有代書契紙費，四、并替買方延請地鄰，五、并有律師爲公證人，六、測圖詳細經界正確　行址：南新街

「談不到離婚」

丈夫吸鴉片於妻無關係？

翁處即夫處否認遺棄

此女非彼女說是兩人

溫江女子沈柏挂，前延陳學魯律師代理具狀民庭控新丈夫張桂馥與人通姦，惡意遺棄，請求准予離異等情一案，昨又傳訊，先據被告張桂馥方面證人吳彩雲稱，廿四歲，我於民國十九年間，即與張桂馥相識，旋於次年十月間發生關係，即實行嫁張爲妾，其時桂馥之髮妻即原告與其母沈氏

來過數次

嗣後又至張桂馥之胞兄桂林家住居，官問爾與原告曾否同居過，吳答他來玩玩有之，并未同居過，官又問爾尚有其他名氏否，吳答婦人又名老三，乳名小阿云云，又據證人趙玉麻稱，婦人於民國廿一年四月間，張桂馥與吳彩雲二人租住我家後廂房，其時日見原告來過數次，沈柏桂稱，我與證人素不相識，況丈夫納妾，婦人始終不同意，又據原告方面證人沈金華稱，原告是婦人之外甥女，前嫁張桂馥爲妻，生有子女，民國廿一年間，因桂馥與一名小阿私識在外，外甥女得知向論，且請律師

致函交涉

後始與張桂馥出而調處，允與小阿斷絕，嗣於二十年冬間，婦人之第二外甥女出嫁，我至桂馥處請他們吃喜酒，始見桂馥與吳彩雲同榻吸煙，查小阿與吳彩雲實係二個人云云，至此官命開始辯論，即據原告律師稱，原告之要求離異，不外乎三點，一．被告與人通姦，被告已經承認，二．惡意遺棄，被告自有外遇後，即將原告拋棄不顧，三．被告吸食鴉片，按之大理院十九年上字二〇九〇號判例載明，凡本夫有吸食鴉片者，配偶可以請求離異，

有此三點

請求依照原告請求判准離異外，附追生活費一千元云云，被告由薛嘉圻律師代辯稱，查民國廿二年五月五日民法親屬編成立後，對於以前引用之民刑法一概作廢，不生效力，今原告所提出之十九年大理院上字二〇九〇號之條例，即使有此條文，亦不適用，況丈夫吸煙，對其妻毫無關係，談不到離婚二字，致於被告與人通姦一節，查被告於民國二十年間納吳彩雲爲妾，乃原告於次年即請律師去函責問，可見原告早知被告納妾在先，而至起訴日止，相隔年餘，按照民法如於六個月內不起訴者，即失時效，又稱，被告惡意遺棄一層，查原告現在被告之父處過活，被告父子係屬一家，豈可稱爲遺棄，應請駁回原告之訴云云，吳孝恪推事核詞，宣告辯論終結，定期宣判，

小舞臺　姮娥配

第三幕　議姻

只要見了面，空中飛的麻雀，都說得下來，沒說他小姐積順要嫁人的，謝禮須要從重，（丑介）那是自然的，公爺有的是銀錢，看你使得多少，（介　僮來，免給他一錠銀子茶錢，說成早來回信，免公爺懸望，（唱）結婚姻方數年琴絃忽斷，小房中缺少個美貌天仙，爲佳人我已曾四處訪探，獨有那尚書女才貌雙全，命媒婆去說合休得遲慢，準備着好音至配合良緣，（搖唱）這件事有奴身定能如願，限三日回你信不用心懸，倘若是與佳人成就姻眷，莫忘我作合人丟在一邊，（丑介）豈有此理，定要重謝，（仝下）末老旦僮環仝上（末對）婚嫁未了向平願，（老旦）兒女大事挂心間，（旦）（童）上對晨昏當親膳，（童）早晚須問安，（仝介）見過爹親母親，（介）免禮坐下（介）（末向老旦介）想老夫當日歸故鄉，夫妻樂享田園，人生在世，也算如願，就是女兒之事，尚有未了，（老旦介）有何難了，長子在京供職，攜眷同去，可勿庸慮，幼子延師課讀，天資聰穎，不愁沒有發達，只是女兒已及笄，尚未擇配，此是一樁大心事，（末介）女兒才貌雙全，又何愁無乘龍之客，（未完）

千秋美名

鼓詞　一抗日　增蓀

序

鼓詞之名，取義在唱時於弦子之外，復用鼓及餚，故又名「大鼓」，大抵產生於北方，頗與北詞相近，鼓之名有京音，魯音，津音，奉調，等區別，魯又有「梨花大鼓」，其歌然甚不同處，僅限於方言，其法則相近，文句流利，用字自由，不拘一定之平仄，文辭雄豪奔放，激昂慷慨，甚合北方之英武脾胃，

南方有「彈詞」，與南詞頗相近，鼓詞與彈詞相彷彿，所不同者，彈詞多以七字爲句，有時加襯字，此亦意之點也，以言二者功用，則彈詞限於江南，鼓詞遍於全國，以言音樂，彈詞不如古詞動聽，以言詞藻，則古詞不如彈詞之盛，彈詞篇帙浩繁，長者如安邦志，定國志，皆七十餘冊，非鼓子詞所能比者也，（未完）

社會怪現狀

絕對滑稽　香豔小說

第三十一回　紅粉情多願賡偕老　青衫淚濕難賦同歸

【夢魚】

(149)

分明你正在發育期間，生殖機能尚未發育完全，一經破身，就難望得胎了，好比含蕊的花朵，被人手玩弄了一回，就此不會開發，也不會結菓的了，素貞說道，我曉得生孩子是要男人下種的，我們三阿姨病懨懨終年臥在榻上，好似無脚蟹，不能踏地行步，尚且生下一個胖胖壯壯的男孩子，現在已入校讀書咧，難道我年當花信，無病無痛，倒不會生孩子了，小谷道，見你從良三四年，不曾生產，我纔測度你因破身太早，子宮不曾發育完全，難望得胎生育，要知生產是夫婦倆分擔責任的，當行房時候，丈夫的精虫和老婆的卵子結合，便在子宮中孕育成胎元，經老婆的氣血培養足月，滿足十個月光景，就像瓜熟蒂落似的產生了，所以婦女只要血分不虧，縱使兩足不能行步，也會受胎的，你能殼生育，也未可知，總之我有力會用，夜夜和你種子便了，兩人打趣一回，東方已白，都覺精神疲乏，閉目稍息，一刹那都深入睡鄉，等到兩人醒來，手錶上已針才一點了，連忙下床盥漱，素貞問道，你今晚來不來，小谷答道，今晚是我作東道主，沒功夫到這裏，後天和你歡敘吧，素貞道，常常開棧房，太不經濟，我住的老地方，常有吳師長部下一班閒散軍官闖來，你猶未便來居住，托你趕緊找尋房屋，最好在這三天之內遷移，你賃屋時候，要說和姨太太同居，那末你常來居住，背後沒人談論了，小谷道，後天晚上你到近西來，聽我回音吧，素貞便叫茶房開賬付房金，却被小谷奪過了，由小谷破鈔，兩人走到門口，素貞叮嚀了幾句，方纔雇車回家，小谷遇至久益公司買辦室，桐生見面就問道，我打過電話到近西，說你昨晚不曾回去，難道雲兒竟肯留你借乾舖不成，小谷笑道，安有這樣遷就的長三倌人，叫了兩次堂唱，肯留客人的，桐生道，那末你住在那裏的呢，小谷答道，有個舍親住在小東旅館裏，打電話來邀我去的，桐生信以爲真，不復追問，忽見茶房送進一張請客票，桐生接到手中，見是小谷在雲兒處請客，便笑道，雲兒人品還生得不錯，而且和你非常要好，你整備一打花頭，出些小費，保你達到目的，小谷道，你莫道我是想吃天鵝肉去報效，實在是誠答謝你，昨天所談的買辦位置，各董事有無異議，桐生道，昨天你說無經驗，可得可失，所以今日午前開會，

祠堂街永興街口對
清汁豆漿店 專門衛生
豆乳甘芳適口
冷熱俱備
每瓶售錢壹千二
每盃錢六百文
荷葉蛋糕每个四百
文

達生醫社
王肇明 專治男
女內外痔瘡牛皮頑
癬九子爛羊大小瘡
症 住四聖祠南街
三十六號

專教駕駛修理汽車續招二期生
地點千祥街四十四
號印有詳章備索

建南土漂煙
總府街昌福館對門
製華廠樓上黃金窖
售店特歡迎來賓添
售建南土每杯四千
三層樓上每杯三千
煙味純香足與南土
並駕齊驅諸君試一
枉顧便知言之非謬

成都唯一無二戲園
小舞台
本日唱演奚姬配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角

廣東 白濁靈根丸
萃昌大藥房第一
特效出品五淋白濁
皆能普治三日止濁
七日除根永不翻發
諸君若患淋濁不服
此丸算一個缺點每
瓶定價大洋五角總
府街生生藥房壽春
森房華榮藥房代售

補曉嵐醫士
慷慨救世
補曉嵐醫士新發明
各種針藥早經宣揭
報端渠本濟世活人
之旨曾送打千針不
取藥値救治重病無
算近因病家往求針
治釋絡不絕特再慷
慨送打千針凡抱諸
般險惡病症前往針
治者仍慨不取値且
可立奏奇効是眞菩
薩之慈悲心腸亦病
家之良好機會
診病地點上東
大街十三號合
記補乙大葯房
內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四十三回 認姊妹默識未婚妻 演麒麟大戰蘇爾旦

這日驟見徐羣，眞乃又驚又喜，又憂又悲，四種會萃，眞有說不出的況味，兩人同到繡閣，不禁對天合掌，暗視徐郎無恙，閒話表過不提，却說徐羣，騎在馬上，不禁萬念縈懷，想着蕭方的話，甄隱郎是鳳嬌，如果是她，我眞羞愧無地，彼一文弱女子，竟將老賊玩於掌股之間，我一男子，乃爲老賊之義兒，眞乃羞煞我也，但一回想到昔日英雄，曹沫不恥三敗之羞，韓信尙受袴下之辱，凡大丈夫，必能屈能伸，能剛能柔，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舍，鳳嬌知我，決不責我，並且她又與我娶了一房妻子，想到這裡，對於鳳嬌，好生愛慕，直佩服得五體投地，正自思量，忽聽礮聲響亮，自己一驚，不覺已經出城，遠見旌旗蔽天，遙聞笙歌瞭亮，兩旁文武官吏，早已依序鵠立，盧杞已經下轎，坐在椅上，自己也翻鞍下馬，站立身側，接住大礮一十三響，已見錦衣衛士，擁着乘金頂涼轎，到了場所，盧杞急起身上前，大轎落平，甄隱搶步下轎，兩人行了平禮，盧杞道，高賢爲國勤勞，今日奏凱還朝，老夫未曾遠迎，倘望恕罪，甄隱道，此次仰仗太師德威，殄滅强寇，擒獲渠魁，隱不過應天順人，何功之有，乃蒙殊禮優渥，徒增汗顏，甄隱一面說話，一眼瞧見徐羣，不覺陡吃一驚，急問盧杞說道，太師身後何人，盧杞急回頭向徐羣道，我兒快上前來，拜見甄大人，這時徐羣，已將甄隱面貌看清，覺得蕭方之言不差，暗想天下絕無如此美色男子，原來徐羣，並不認識鳳嬌，當日在金潭許婚之時，鳳嬌曾在簾內，偸視過徐羣，故尙約略可辨，因此一見大驚，急詢問盧杞，盧杞笑道，此老夫新收義子，名爲繼霸，尙望不吝教言，時刻賜訓，說着吩咐徐羣，上前以師禮見過甄隱，甄隱謙遜不迭，雙手挽住徐羣，注目一看，果然是他，反轉不好意思，頓時暈生兩頰，向盧杞道，太師獲此佳兒，隱不勝慶賀之至，少時回府，再同另郎攀談，敢不竭盡綿力，以報太師，盧杞大喜，跟即並轎入城，到了相府，賈從早在府門迎候，當即進府，大家落坐，談了一會大姦軍務，盧杞實深感激，當命府內文書，備帖請各心腹文武官吏，明日在相府大宴，一則慶賀甄隱凱旋，二則替徐羣指示※官，三則會商舉事，甄隱道，太師聚集文武，商籌大事，依隱看來，可跟速進行，盧杞道，謹遵高賢吩示，老夫即日準備便是，甄隱又將生擒四將的話，說了一遍，並向盧杞請罪，已納李冰娘爲妻，其父李育，現已投降，俱在身邊伺候，致於鄭鼎蒲鸞英，現猶倔强，盧杞道，此二賊利害非常，不如殺之，以除後患，甄隱笑道，太師輔星，乃二十八人，此二人乃辰宿之首，終必歸順太師，倘若殺之，無異自折羽翼，現在緣尙未到，太師不可見面，俟天數到時，彼兩人自會五體投誠也，盧杞聞言大喜，笑道，若非高賢指示，幾誤大事，此二人武藝精强，老夫亦常愛之，惟彼誤投賊窟，是以憾恨耳，今憑高賢作主便是，說着閒談一會，盧杞便起身告辭，向徐羣道，甄大人風塵勞瘁，倘待休養，我們父子，回府去罷，甄隱道，太師請便，且留公子在此，多坐一回，說着便送盧杞出房，低聲言道，隱觀公子，相貌非常，且留到此處，待我考察，是否天星，因此中尙有天機，少時再面陳太師，盧杞道，既是如此，就煩高賢考察一番，老夫夜晚再來領教，說罷下階乘車去了，甄隱回身，讓徐羣坐在靠壁一張椅上，低聲說道，公子怎會到此，徐羣兒聞，也自低聲說道，你可是鳳嬌，甄隱道，公子何以知道，徐羣聞言，知就果是鳳嬌，不由大喜，

繡像大本精裝

※玉獅帶※

將行發售預約

本報玉獅帶小說，早已膾炙人口，在初意原不出書，蓋此間一二書局，迭來交涉，欲買版權，寄函上海印行，因價値未妥，遂爾擱置，但自二十回起，本報接得省內外催促出書函信，至今達數百餘封之多，並承好友贊助，敦請文壇宿老，將全書逐次整理，改換回目，加以評論，俾成大觀，決分三期發行，以享愛讀諸君，並提出預約五百部，以表歡迎，

女人服裝十八變

漢公

『粗布衣，菜飯飽，』這兩句話，現在已是大不通行的了。

服裝的本能，是保持人身適當的體溫，得享受到康健的生活，這固然是生理上的需求，同時也就是衛生之道。

人類具有愛美的天性，不僅需要服裝的本能，更進一步的研究服裝的精美，尤是婦女們對於服裝之注意，更較其他一切的人們爲重視。

由歷史的觀察，唐朝文物盛極一時，而婦女裝也就頗爲注意於式樣美觀了，所謂：『而輕雲兒拖地，舉袂則生香風，』而更趨重適應體態，緊貼着身體，而能顯露姿態之輕盈窈窕，

到了宋代之時，則趨尙胡服，惟胡服素重纓褰，所以既寬且大，及清，則旗裝風行，到這時，全將古代服裝的嫋娜，一變而成寬大，民國以來，服裝曾一度由寬大而改爲緊小，但不久，又改爲寬而短，理由是寬大者，求身體上之舒適，縮短者，求作事之便利也，然曾幾何時，裝旗又盛行，今代婦女所着之旗袍，即滿清代滿服之變相。

到了現在，婦女服裝幾乎專求其美。而忽視了服裝本來的功效；且看，許多摩登女子，雖在寒風料峭裏，那個不仍是蟬紗薄飾，絲襪高跟鞋，這種不合生理的裝束，實急待設法改良，願研究服裝者注意及之。

▲眉眼

螢廬居士

華容道裏的關雲長，唱着『臥蠶眉，丹鳳眼，仔細觀瞧。』他老人家的『眉』毛，却和眼睛有了同等的效力●

空城計裏的司馬懿，唱着『大隊人馬往前進，四門大開爲何因，』我們不得不驚異着司馬懿的眼睛，能一眼見到『四門』的利害●

武俠小說

大明廿七俠

二儂（五箇）

第十二回 鬼附惡人暴武揚吐露眞情 接印視事龍寶山准狀放告

小弟現已去任，反正已管不着，好的文卷轉手續，業已交清，小弟就此告辭，免得悟去寅兄的公事，說罷躬身告別，龍公道，寅兄雖然去任，但此案責任倘未全卸，容候將來查明聽參，恕不下位相送了，沈伯淸聞言，心中好不生氣帶怒，出衙門而去，龍公對劉雲道，劉雲，本府准了你的狀子，你且下去，聽傳侯審，劉雲叩頭起來，退下堂下，不由贊歎道，這纔眞是位青天大老爺呢，劉雲去後，龍公傳命差役，到街坊鄉鎭去鳴鑼通告，就說本府到任，准許人民告狀，不論何人犯罪，本府均一律法辦，絕不寬容，可大胆放心的，前來告狀，正是

視民如傷時放告。 秦鏡高懸姓氏彰。◆

畢竟准狀後，如何斷法，請看下文回分解，

第十三回 暴武揚府衙赴宴 馬青鋒公堂鋤奸

話說差役領了言語，退在一邊，龍公清查了文卷，仍請當案的師爺保管，然後傳命退堂，到了後衙，鄒福鄒奴二人，已在後面預備好了大人的臥房，書房，以及二人自居的房間，龍公各處看了一回，這時候忽覺頭暈，纔想起未曾用過中飯，遂分鄒奴傳知廚房門，早些開晚飯，鄒奴去後，龍公走進書房，坐將下來，一想今日在暴府情形，不由出了一身冷汗，暗說好險，如此時他回過味來，不久准得出亂子，再想到方纔沈伯淸的事，他此番出去，不是到暴府，准要進京，聽候另用，他如到京，准得在王府報告此事，那時定生枝節，想了想，忽然得了個主意，遂命鄒福傳言出去，在府衙門外，懸牌布告，本府放告三日，並定第一日拜客，第二日接見各僚屬，第三日淸理舊案，第四日方纔開始處理新收狀子所告的事，令各當事人證，屆時齊集衙前，聽傳候審，不得有悟，鄒福依言傳話出去，一會兒以開晚飯，